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七十六回 假溫柔瘋生中計 真淫浴名妓私奔

且說李子霄在張書玉院中一連病了幾天，張書玉服侍得□分週到，真是要長便長，要短便短，千依百順的奉承得李子霄好不歡喜。李子霄本來原沒有什麼毛病，不知怎樣突出其來的泄瀉起來，接連瀉了□幾遍，也就著實的有些支撐不住，卻又不知怎的，吃了張書玉在虹廟求來的一服仙方，就是這樣容易易的好了。來也來得神速，去也去得稀奇，連李子霄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，只當是偶然受了風寒，腹中作怪。見張書玉這樣的慇懃服侍，著急非常，好像恨不得自己替他的樣兒，更兼趁著夜深人靜沒有人在面前的時候，把李子霄灌了無數迷湯，說了許多好話。真是：宛轉枕屏之上，海誓山盟；纏綿五夜之情，憐聲倚影。

直把個李子霄騙得心花怒開，看著書玉就是天下第一個人，再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他的了。心上這般一想，便覺得李子霄般般多好，色色俱佳；亂頭粗服隨處增妍，淺筆輕鬟無時不媚。再加張書玉到了晚間總是目不交睫，打起精神，徹夜伺候，憑著李子霄怎樣的叫他安息，他只是不肯，反向李子霄說道：「耐格病故歇總算好點，真真還是倪格運氣，倪故歇來浪服侍耐，心浪倒蠻快活，辛苦點無啥希奇。

耐一定要叫倪去困，丟仔耐一干子來浪，倪倒有點勿放心。耐故歇自家格身體還勸復元，勿要來管倪格事體，養好仔身體再說。」這幾句說話，就是那春蠶自縛的情絲，大海釣鼈的香餌，把李子霄的心鉤得牢牢結實，那裡還撒手得開，果然心中快活，病也好得快些。

李子霄病好之後，心中暗想張書玉待我這般要好，服侍得這般慇懃，自己家中正少這樣一個貼身伏侍的人，決計打算要娶他回去。料想他這般相愛，將來不至於鬧什麼笑話出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和書玉說知，問他可肯嫁人，要多少身價，可有什麼債項。張書玉見李子霄果然中了計策，甚是歡喜。暗想這個主意使得真是不差，憑你李子霄這般的主意堅牢，也跳不出我的圈子，還要乖乖的自己送上門來。

看官，你道張書玉使的什麼計策，就把李子霄騙到這般？原來張書玉在上海灘上專愛姘那一班不要臉的馬夫、戲子，情願倒貼銀錢，只要馬夫、戲子姘上了他，向他開口，他就大把的洋錢鈔票拿出來供給他們的揮霍，左右用的是那些曲癖子客人不心痛的銀錢，那裡放在心上？就是剛剛遇著他沒有錢的時候，也要千方百計的敲了客人們的竹槓，拿來送給他們。近來張書玉姘了兩個戲子，拿著整千整百的洋錢倒貼，貼到後來為數大了，客人們也漸漸的曉得風聲，一個個絕腳不去。書玉的用度又大，收斂不來，一節下來竟欠了五千多些的債，張書玉不免也有些著急起來。

不期事有湊巧，剛剛做著了李子霄，曉得他是個虞山富戶，在信人身上花費一萬八千、三千五千銀子不算什麼，便有心要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。

信人們要敲客人的大注竹槓，除了說要嫁他，更無別法。那知李子霄雖然是個富翁，在堂子裡頭也著實的有些閱歷，任憑張書玉怎生打動，他卻只是一口咬定，不放一點兒口風，張書玉急了，便想了一個極惡毒的主意出來。你想李子霄好好的可有什麼毛病？他卻忍心害理的買了些巴豆夾和在蓮子裡頭，一同煎好，大著膽子給李子霄吃了。果然就一霎時大瀉起來，書玉趁著李子霄生病，做出那一心關切、著急萬分的樣子。到得隔了一天，書玉到虹廟去燒香，求了仙方回來。他那裡真去求什麼仙方，只在虹廟裡頭問香火要了一張吃不壞的仙方回來，裝了恭恭敬敬的樣兒把仙方煎好，卻暗暗把糯米飲攪在裡頭，這糯米飲是專解巴豆毒的，所以李子霄吃了，居然一天好似一天。他又不惜工本，殷勤勤的服侍了他幾天，把李子霄騙得伏伏貼貼，那裡想得到他做出這般惡毒的事情？看官，你想信人們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？

當下張書玉聽得李子霄問他，心中暗喜，卻又故意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耐李大人格閒話，倪阿好勿答應？不過倪有一句閒話，故歇搭耐說明白仔，勿要等兩日大家心浪勿高興。」李子霄聽了倒覺一呆，急問他有什麼話說，書玉卻正正經經的說道：

「耐要討倪轉去，格是倪想也想勿到格事體，陸裡再有啥格勿肯？不過唔篤格排男人才是無撥良心格多，倪人末做仔信人，倒是老老實實格脾氣，比勿得格排時髦信人，今朝接仔姓張，明朝再接姓李，無啥希奇。再說起唔篤客人來，加二討氣，一個勿高興，扳仔倪點差頭，就要跳槽，說起來總是倪做信人格勿好。

耐勿要故歇一時辰高興頭上說得蠻好，拿倪討好轉去，歇格一年兩年勿高興哉，丟脫仔倪再要去討別人，格是倪勿成功格□虐，耐去想□虐，唔篤男人討仔一格再討一格無啥要緊，像倪嫁仔人阿好再要出來？」

李子霄聽了，越發覺得張書玉身分比別人不同，更是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。

便托了一個朋友出來做媒，一切講得明明白白。身價共是八千，先付一半，張書玉歡天喜地的一口允許。李子霄便在大馬路買了一處公館，三樓三底的洋房，甚是齊整，揀了一個吉日，清音彩轎的把張書玉娶進門來。李子霄的一班朋友，也有送髦兒戲的，也有送酒席的，說不盡的筵開玳瑁，鏡掩芙蓉，爐焚百和之香，春照雙星之影。整整的鬧了三天，方才安靜。

張書玉自從嫁了過來，一心一意的裝出人家人的樣兒，沒有一些不高興的神氣，在李子霄面上更是事事盡心，般般週到，李子霄冷眼看他，心中甚喜。有時倒是李子霄恐怕書玉在家氣悶，要同他出去看看戲，或是坐坐馬車，書玉反不肯天天出去，只對著李子霄道：「故歇倪嫁撥仔耐，總算是人家人，比勿得做信人格辰光，總歸還是少出去格好，」李子霄聽了更是放心，但終久怕他不慣，勉強拉他出去散心。

書玉嫁了李子霄半月有餘，一共只出去了兩次。

這一天李子霄沒有應酬，便坐在家中與書玉說說笑笑，甚是開心，覺得另有一種趣味。李子霄和張書玉商量道：「我到了下月想要回去一趟，不知你可肯跟我回去？你若是心中不願，就住在上海也好，我在常熟、上海兩邊走走卻也無妨。」書玉含笑答道：「倪靠仔耐格福氣，嫁撥仔耐，總算無啥，故歇耐要轉去末，倪自然跟耐轉去，倪既然嫁耐，就算是耐格人，嫁雞跟雞，嫁狗跟狗，阿有啥耐轉去仔。倪一干子住來浪上海，也無撥格號道理。」李子霄聽了心中暗喜，又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你若是跟我回去，我家內卻現有正妻，況且我家老太太的規矩甚嚴，恐怕你回去了過不來這般拘束的日子，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聲。」書玉笑道：「耐格閒話倒直頭來得稀奇，勿知說到仔啥格地方去哉，倪既然嫁撥仔耐，早晏點總要轉去，阿有啥一直勿轉去格道理？就是唔篤老太太凶點，倪只要規規矩矩，無撥啥格壞處，勿見得老太太有心來尋倪格事，倘忙有點啥格閒話出來，倪總歸打定主意，罵仔勿開口，打仔勿動手，也才完結哉。」李子霄大喜道：「原來你竟有這般見識，真算是觀德無雙，但是要回去，這般的陪著小心，我終久有些過意不去。」

書玉笑著，把頭一扭道：「倪搭耐兩家頭再有啥格客氣？只要耐將來勿要有仔別人，忘記脫仔倪好哉。」

自此李子霄和張書玉又加了幾分愛情，心上□分相信書玉是天下有一無二的好人，把自己的要緊物件、鈔票、銀洋、帳簿、珠寶，都交與張書玉收管。書玉起先還假意推辭不肯，李子霄再三的叫代收管，方才一一的收了下來，細細的查點了一番。李子霄因在客邊，沒有什麼重大的物件，卻還差不多有兩萬多的光景。張書玉心中暗喜。李子霄住在上海，打算一月滿月，便同著書玉一同回去，不想平空的鬧了一樁笑話來。

這一天晚上李子霄出去應酬，回來得遲了些兒，約有□二點鐘的光景。走到房內，見書玉不在房中，並連書玉貼身伏侍、在堂子裡帶過來的兩個娘姨大姐也都一個不見。李子霄見了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曉得事情不妙，中了張書玉的苦肉計兒。

一時又驚又氣，大聲叫喊當差的上來，問他姨太太那裡去了。當差的回說：「老爺剛剛出去不多時，姨太太說心中氣悶，要到丹桂去看戲，套了馬車，帶了兩個娘姨一同前去，叫家人等散戲場的時候套車去接。現在李升已經去了，家人因家內人少，所以沒

有同去，此刻差不多戲場已散，想來也好回來了。」李子霄聽了，明知不妥，只得自寬自解，想書玉或者是真去看戲也未可知。又問家人：「為什麼姨太太要一人出去，你們不來報我一聲？」當差的回道：「平日間老爺尚且信他，家人們怎敢攔阻？」李子霄聽了頓口無言。

等了一會，竟是石沉大海，那有什麼人影兒回來？李子霄暴跳如雷，急叫當差的再到戲園去看，自己一面開了鐵箱查點物件。巧巧的不見了張書玉的一張婚書，三千多洋錢的鈔票，還有些翡翠玉器珠子也不見了，約摸著也值六七千銀子，連自己帽子上的一個玻璃綠翎管也帶了去。再開書玉的衣櫥箱子看時，只有一隻首飾匣被他帶去，其餘的衣服，整整齊齊一件不少。只把一個李子霄氣得就如死人一般，坐在牀上，兩眼睜睜的看著保險燈一言不發。暗想：「我自從二□多歲在花柳場中混了□年，從沒有上過信人的這般惡當，不想如今上了張書玉的一場大當，把我好像三歲的孩子一般，由著他性兒撮弄。這本來是我自家不好，他們做信人的那有什麼良心，我卻著了他的道兒，把他娶了回來。如今只叫作人財兩空，還落了一肚皮的腌臢悶氣。想起這堂子裡頭頑耍，真真的沒有什麼味兒！」

想了一會，忽然又想起當初的一場病來得甚是蹊蹺，不要是張書玉在飲食裡頭和了什麼瀉藥，所以一時間拼命的大瀉起來。他卻假做出那一付關切的樣兒，好叫我看了他這般要好，感激他的深情。那時吃了他的迷湯，真把一個張書玉輕憐痛惜，百種溫存，感激他尚且來不及，那裡想得到這步田地。想來想去，越想越是不差。

又想：「那張書玉竟是下得這般辣手，幸而我自家本元還好，不至於弄出性命之憂。

倘換了一個身體虛弱的人，那裡禁得起他一股瀉藥？就是這般容容易易的一條性命送在他的手中，卻向何處去伸冤理枉？」越想越恨，恨得他咬牙切齒，恨不得立刻把張書玉拿來打死。

正在無可奈何，只聽得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音，當差的已經回來，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進來，神色張皇，滿頭流汗，失張落智的回道：「家人們到丹桂門口候了多時，又到廂樓各處去尋了一遍，不見姨太太的影兒，現在戲場已經散了多時，家人們只得回來，請老爺的示下。」李子霄呆呆的半晌，長歎一聲，又聽家人還叫他是姨太太，不覺怒氣直沖，一聲喝住道：「還叫什麼姨太太，都是你們這班混帳東西不肯留心，鬧出這樣的事，你們還有臉來見我麼？」兩個當差的不敢開口，諾諾連聲的垂著手侍立一旁。李子霄又想了一會，方向當差的道：「我開一張失單出來，你們立刻去報捕房，叫他派個包打聽來，明天我再去拜上海縣，存一個案，再想追緝的法兒。」當差的答應了一聲，李子霄就在保險燈下草草的開了一張失單出來，約莫已有一萬開外，正要交給家人拿去，忽又轉念想道：「這樣的事情，就是報了捕房查緝出來，也沒有什麼好看；若是查緝不著，豈不是白白的壞了名聲？」

這樣的一想，便有些躊躇不決起來，向當差的道：「今天已有兩點多鐘，捕房裡頭就明天去報也好。你們明天早上趕緊到沈仲思沈大人那裡，說我有事和他商議，請他立刻過來。沈大人在上海住了多年，料想一定有個主意。」當差的又連連的應了幾聲是，見李子霄沒有什麼話說，便退了下去。李子霄見時候不早，只得走到大牀上，和衣略睡片時。正是：

一夜高唐之夢，神女成虹；□年杜牧之狂，青樓薄倖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